

倾天劫

QIONGTIANJIE
雨中小妖著
团结出版社

美人，倾国倾城，狼烟四起；
英雄，志在千里，尊长九天。
惊世容颜，难平于世；
英雄美人，气盖山河……

穷天劫

QIONGTIANJIE
雨中小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穹天劫/雨中小妖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214 - 867 - 3

I. 穹… II. 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8536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80 × 700 毫米 1/16 开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4 - 867 - 3 /J · 60

定 价: 29.80 元

(如果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李天劫

目录

第一卷

缥缈前尘

你能够享受幸福和快乐，也要学会承受痛苦和悲伤。人生不是梦，永远也不能逃避。

1

第二卷

皇城阴霾

希望有一天，当你想要重新选择的时候，能看到我所在的方向。

89

第三卷

烽烟天下

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从不曾得到！未品尝过辛辣刺激，又如何能体味出平淡的深远流长。

185

第四卷

爱恨情仇

有一份爱，值得放在心底珍藏一生；有一个人，值得执手一世，无怨无悔。

277

第一卷

缥缈前尘

你能够享受幸福和快乐，也要学会承受痛苦和悲伤。
人生不是梦，永远也不能逃避。

— 静血雪原 —

穹保雪山脚下，庞大的军队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踏着坚硬的冻土迅速撤离，训练有素的队伍没有一丝多余的人声，马蹄声如闷雷回荡在空旷的雪原上。短短几分钟，数千人的军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又归于平静。

哗，雪道旁的厚雪堆里忽然伸出了一只满是血痕的手臂，一抹纤瘦的人影从雪堆中跳了出来，隐约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

此时，漆黑的天空中破出了一抹微弱的曙光。

每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照耀在穹保雪山上的时候，那从山顶一直蔓延至半山腰、终年不化的冰雪便会泛出奇异的银光，点点光芒如星辰般耀眼，传说中，那是吉祥的天母洒向人间的祝福。

然而，这一刻映入山脚下那双饱含惊恐和悲痛的清亮黑眸中，却是一片骇人的血红光芒。

望着那片由无数族人的鲜血染红的冰雪，少年的眼睛如烈火灼烧般疼痛。

他闭着眼，却清晰地看见一个个在屠刀下倒下的族人的脸，有他的父母，有他的兄弟姐妹……他们守护着那片神圣之地挣扎着，拼死顽抗，最终尸骨如山，血流成河。鲜红的血将千年不化的冰雪都浸透了，神圣吉祥的静雪之地一夜之间变成了死亡之地。

“我会回来的……”少年喃喃自语，倏地睁开了眼睛。原本清亮的黑眸眨眼间已变得血红，目光怨毒狠戾，那里已没有了恐惧，没有悲伤……只剩下火一样熊熊燃烧的仇恨。

“我会回来的……”猛然抬头，少年仰天长啸，声嘶力竭，震荡天地。

“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最后看了一眼那片血红的光芒，少年断然转身，没入了茫茫雪原。

苏毗城郊外的达瓦河畔，一人高的枯黄芦苇织成了天然的帷帐，将那条清澈的碧水掩藏其中。苍鹰在灰白的天空盘旋，抖动着巨大的翅膀来回逡巡，警惕地注视着大地。

一阵冷冽的北风掠过，卷起了河面细细的水花，河畔层层枯黄的芦苇叶如潮水般起伏荡漾开去。

满目的苍黄之中，忽然闯入了一抹鲜艳的红色。沉静的河流，荒凉的河畔，那抹

红色犹如陡然盛放的一株曼珠沙华——传说中开在冥界忘川彼岸，由亡灵前生的种种记忆化做的血一样绚烂鲜红的花。

少年拖着受伤的身体一路奔逃了三天三夜，虚脱地倒在了厚厚的芦苇丛中。恍惚间，那朵艳丽诡秘的红色花朵缓缓地飘到了他面前，那样绚烂耀眼的红令他睁不开眼。他要死了吗，所以曼珠沙华来引渡他的灵魂了？

就这样死了吗？疲惫孤独的少年挣扎着……就这样死了吧，就这样死了也好……意识渐渐模糊，满心荒凉的少年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哥哥。”一只粉嫩的小手怯怯地拉住了他冰凉的手，稚嫩的嗓音轻轻地在他耳畔响起。

谁？是谁？少年在意识混沌中不安地扭动着身体。

蓦地，一片骇人的血红雪坡浮现，那些死去的族人的脸一一从红雪中凸现出来，每张脸都在悲愤绝望地呐喊，扭曲着无限扩展……惊天动地的哀号如狂风席卷而来，无数双手伸向他，拼命地伸向他，挣扎着不肯放弃。

“啊！”少年惊呼一声，猛然睁开了布满血丝的黑眸，然后如一只惊恐反击的小兽，一把抓住了那只拉扯着他的陌生的手臂，张口凶狠地咬了上去。

“啊……”稚嫩的声音痛呼，下一秒便哭喊起来，“哇……痛……痛……”

少年忽地怔住，惊愕地看着坐在他面前放声大哭的小女孩。

“哇啊……”小女孩瘪着粉嘟嘟的小嘴委屈地望着他，水汪汪的大眼睛扑腾着，不断地掉落在晶莹的泪珠。

少年低下头来才看清，被他抓住的竟是一截粉嫩的小手臂，如凝脂的皮肉上两排血红的齿痕蓦地刺痛了他的眼。他微微抽泣了一声，倏地松了手。

“痛，痛……”小女孩抱着被他咬伤的手臂一边哭一边吹气，那模样委屈得令人心疼。

少年怔怔地看着面前哭得极委屈的小女孩，微微动了动手指，最终却只是如石像般一动不动。

自顾自地哭了一会儿后，小女孩忽然止住了哭声，睁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他咬伤了她，但她却没有跑开，反而丝毫不畏惧地又往他跟前挪近了一些。

灰白的天空和苍黄的大地之间，一高一矮、一红一黑，小女孩与少年就那样仰望俯视。

“哥哥，给你。”小女孩忽然轻轻开口，将斜背在身上的一只红色的锦囊捧在手里，递到他面前。

少年面无表情地望着只及他腿高的小女孩，那张精致如瓷娃娃般的小脸天真地望着他，漂亮的大眼睛清澈见底，没有一丁点儿杂质，长长的卷曲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如两只轻盈的蝴蝶扑闪着。

仿佛受到某种魔力的蛊惑，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接过了那只小小的锦囊，里面竟

然是满满的一袋蜜枣。

“甜甜的哦，呵呵！”小女孩忽然开心地笑起来，抖落了睫毛上的泪珠儿。

握着手中那一袋子金黄色的果实，少年木然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动容的神色，愣愣地看着小女孩脸上天真灿烂的笑容。

“小姐……”风中忽然飘来男子焦急的呼唤声。

“小姐，你快出来啊，小姐……”

小女孩闻声转过头，芦苇丛中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

“啊呀，小姐，总算找到你了，可把奴才吓死了呀！”中年男子满头大汗地越过一人高的芦苇急忙奔过来，扑通一声跪到小女孩面前。

“我的宝贝小姐啊，你可不要再到处跑了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奴才可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中年男子跪在地上欲哭无泪，一连磕了几个头，百般无奈地说道：“我的宝贝小姐啊，你就行行好，赶紧跟奴才回去吧！将军就要回来了，看不到你那可不得了，奴才求你了！”

小女孩对着中年男子点了点头，一转头却发现身旁的芦苇丛竟已空无一人。她愣愣地立在原地，小脸上写满惊讶。

中年男子没有察觉到小女孩的异样，毕恭毕敬地站起身将她抱了起来，一脸如释重负的欣慰表情，带着她往芦苇丛外走去。

小女孩悄悄地将那只被咬伤的手缩到了宽大的衣袖里，趴在中年男子的肩头频频回头张望……

苍鹰从静静流淌的达瓦河上空呼啸掠过，天际传来尖锐的长鸣，苍凉孤寂。荒凉的河畔，人影渐淡，只有苍黄的芦苇随着河流蔓延。

二 将父衣锦

象雄帝国东部最大的城镇苏毗城位居五代下穹地区王城之位，拥有两百年历史。没有北上穹帝都穹隆银城的大气恢弘，没有西中穹王城达郭城的雍容华美，青石垒砌的城池如一位铁衣素袍的将军，百年来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神圣古老的雪山高原。

今日，宁静的苏毗城沸腾了起来。

威名赫赫的镇北大将军，今日衣锦还乡。全城上下，不论老孺妇幼全都挤在城内的官道旁，争相目睹这位传奇般的英雄——仅用五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六部三十五族，收服四座城池，为帝国开疆拓土十万余里。

三千精甲铁骑浩浩荡荡地驶入城内，全城一片沸腾欢呼。金戈铁马的将军威然端坐马上，一骑当先从容策马缓缓地驰过人群簇拥的官道。

面对离别多年的乡亲父老，桑吉冷硬的脸上渐渐浮出少有的一丝笑容。整整五年了，当初那个小小的副将如今战功累累，声名赫赫，终于实现了当年的雄心壮志。

离开官道转入偏僻小巷，热烈如潮的人声渐渐远去，一个简朴的小巧庭院出现在眼前。青石围砌的低矮院墙露出经年累月风雨侵蚀的斑驳痕迹，门庭朴素却相当整洁。透过虚掩的门板，依稀听到嘈杂忙碌的人声传来。

桑吉翻身下马，怔怔地立在熟悉的门院前许久，伸出去的手迟迟不推门板。五年了，不知自己的妻儿如今会是什么模样？

就在他迟疑时，虚掩的门板吱呀一声从里面拉开了一半，一抹小小的红色身影出现在门后。

“你找谁？”细白如瓷的小人儿一脸惊讶，歪着小脑袋倚在门边上下打量着他，黑宝石般的漂亮眼睛里满是好奇。见他不语，她又瞄了瞄他身后静静候立的一队人马，缓缓说道：“你是镇北大将军？”稚嫩的声音如蜜糖一般，却又透出超乎她年纪的睿智与淡漠。

他一时怔住，呆呆地看着那张眉目熟悉的漂亮小脸。

“珏儿，你在跟谁说话？”另一半门板也被拉开了，又一抹绿色的身影冒了出来。

两个女孩子有着相似的容貌，绿衣女孩却比红衣女孩整整高出了一个头，年纪大约七八岁的模样。一眼望见门外的高头大马和戎甲佩剑的众人，绿衣女孩霎时白了脸，下意识地将那个小小的红衣女孩护在怀中。

“珠儿！”桑吉微涩的喉间终于发出了一声沙哑的声音。

绿衣女孩忽地一愣，抬眼望向他的脸。

“你是……”她惊讶地看着他，眼睛里的骇然神色渐渐被欣喜的光彩所取代，突然惊呼一声扑向他的怀抱，“爹爹！”

桑吉呵呵笑着，一把抱起雀跃如小鸟般的小人儿，任凭她抱着他的脖子又蹭又亲。

“真的是爹爹，爹爹回来了……”桑珠兴奋地大呼小叫，抱着桑吉的脖子回头冲仍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妹妹桑珏挥手喊道，“珏儿，快来啊，他就是我们的爹爹啊！”

抱着自己的大女儿，桑吉满心感慨，她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啊！他离开那年，她还不过刚刚牙牙学语，而如今……他望向门边那个一脸淡漠的红衣女孩，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儿都已经五岁了。

他放下桑珠，缓缓蹲下身，对自己的小女儿伸出手，一脸慈爱地笑道：“珏儿，让爹爹抱抱！”

桑珏忽地退了一步，避开了他伸过来的双手，睁着一双清澈的眸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道：“你跟我想象中的爹爹一点儿也不像！”说完，她便转身跑进了院子。

“珏儿……”桑吉愣了愣，伸出的手尴尬地僵在原处。

吃晚饭的时候，桑珏被福伯半求半拖地从后院菜园带到了饭厅。一向冷清的饭厅里今夜格外热闹，半臂粗的雕花红烛分置在饭厅的各个角落，那是只有过年时才会拿出来的吉祥烛。就连伙房的胖阿婶也难得地换上了件干净整洁的枣红袍子候在饭厅，圆圆的脸上两只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儿似的缝儿。

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桑珏一脸的漠然。

“珏儿，快过来！”她的娘亲洛云坐在饭桌旁朝她招手。

她一愣，惊讶地看着那个端坐在桌旁，穿着一袭水蓝滚白裘衣裙，云鬓低绾，红妆淡抹的美丽妇人。

“娘亲？”桑珏第一次发现，她的娘亲竟然美得像仙女一样！

从她有记忆起，娘亲永远穿着一身青灰色的衣袍，扎着粗长的麻花辫子，一张脸素面朝天。娘亲永远是忙碌的，里里外外的大事小事总也忙不完，除了吃饭、睡觉，她不会停歇。

她愣愣地盯着美得像仙女一样的娘亲，看得都痴了，完全没察觉那个坐在娘亲身旁一直盯着她看的男人——她的爹爹，人人称颂的镇北大将军。

“珏儿，来，让爹爹好好儿看看！”桑吉一把抱起发呆的桑珏，将她放到腿上。

“哎呀，瞧这张小脸粉雕玉琢的，我的珏儿还是个小美人儿呢！”桑吉眼中满是欣喜骄傲的神色，笑容满面，一副慈父的模样。

“来，珏儿，告诉爹爹你喜欢吃什么？”

桑珏皱着小脸，看了他一眼却不吭声。这时，一直在边上兴奋不已的桑珠大声嚷道：“珏儿最喜欢吃胖阿婶做的蜜枣肉饼了！”

“是吗，那一定很好吃了？”桑吉笑着夹了一个炸得金灿灿的肉饼递到桑珏嘴边，“快咬一口，告诉爹爹味道如何，爹爹还没吃过呢！”桑吉对桑珏疼爱的模样看得屋子里其他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儿。

“快吃啊，珏儿，你不吃爹爹可就吃了哦！”

“你想吃就吃吧！”桑珏忽然出声，挣开桑吉的怀抱，从他腿上跳了下去，自顾自地坐到她平日里坐的位子上。

“珏儿！”洛云板起脸看向埋头吃饭的桑珏，有些不高兴地说道，“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你爹爹说话！”

饭厅里热闹的气氛忽然有些尴尬，福伯连忙打圆场笑道：“哎呀，珏儿小姐怕是饿了。小孩子嘛，不懂事，夫人别生气！”

“对对对，这满桌子的菜都快凉了，将军好不容易回来，赶紧吃，尝尝我胖婶的手艺！”胖阿婶也笑着上前，帮桑吉和洛云夹菜。

“呵呵，好了，好了，吃饭！”桑吉不以为意地笑着，拍了拍爱妻的手，缓缓说道，“这也不能怪孩子，只怪我这个做爹爹的……”他没有说下去，看了看两个孩子，眼中

溢满歉疚。五年了，他常年征战在外，保家护国，却从未尽到半分做父亲的责任啊！

三 志在千里

一大清早，天还没亮，洛云就将桑珠和桑珏两姐妹从床上叫了起来。两个小丫头眼睛都没睁开就坐在床沿上任由娘亲给她们穿衣、梳头。

“娘亲，今天过年了吗？”桑珏口齿不清地边打哈欠边问。

“这丫头，是不是睡糊涂了？现在一年才刚开头呢，过什么年啊！”洛云给她系好腰带，一把将她从床上拉了下来按在凳子上开始给她梳头。

桑珏揉着眼睛看向安静地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穿着一身崭新的红锦棉袍的姐姐桑珠，又低下头摸了摸自己身上同样款式、色彩的新袍子，奇怪地问道：“不过年，为什么要换新衣服，而且还要梳这么麻烦的辫子？”

“咱们今天要跟你爹爹一起去穹王府拜见世子殿下和王爷，当然要隆重一些了。”洛云一边给她梳小辫，一边不厌其烦地解释。

“世子殿下是什么？”桑珏又问。

“世子殿下就是甬帝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甬帝！”

“那甬帝又是什么？”

“甬帝就是咱们象雄最高的统领，咱们都是他的属民，都得敬仰他、顺从他！”

“为什么咱们都要听他的呢？”

“哎呀，因为他是甬帝。”洛云终于编好了最后一根小辫，将桑珏从凳子上拉了起来。

“珏儿啊，你应该多学学你姐姐，女孩子就应该乖巧听话才惹人爱嘛！你怎么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呢？”她实在不明白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哪儿来那么多的问题。同样都是她生的，怎么两个孩子的性子就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桑珏不理睬娘亲的唠叨，继续皱着眉头问道：“为什么我要跟别的孩子一样呢？我就是我啊，为什么……”

“好了，好了，没有为什么。”洛云实在受不了她的“为什么”了，将两个小姐妹匆匆赶到饭厅里。

“快去吃早饭，别把衣裳弄脏了！”

早饭过后，桑珠和桑珏便随娘亲坐上了马车前往穹王府。桑珠乖乖地挨着洛云坐在马车里，而桑珏却像只小猴子一样趴在车窗上向外张望。

“快下来，珏儿，跟你说过不要趴在车窗上，很危险的。”洛云将她小小的身子拉

到怀里，敲了敲她的脑袋，说道，“出门的时候就叮嘱过你，今天一定要守规矩，要像个女孩子的样子。”

“我记得啊，可是……”桑珏嘟着小嘴，想要说的话被娘亲瞪了回去。她趴在车窗上只是想看她的爹爹，确切地说是看他骑马的样子，因为她觉得能骑在那么漂亮的大黑马上很威风。

“娘亲……”桑珏又忍不住开口了。

“又有什么问题？”洛云无奈地瞄了眼偷偷捂着嘴笑的大女儿桑珠，低头看向怀里的小女儿。

“为什么我们要坐马车？”

“你想走着去吗？”洛云叹了口气，有点儿搞不懂这小丫头脑袋里头到底在想些什么。

桑珏摇了摇头，说道：“为什么我们不骑马呢？”

洛云愣了愣，听到大女儿桑珠说道：“珏儿一定也觉得爹爹骑马的样子很威风吧！”

桑珏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想要那么威风！”

“等我们长大了就可以骑马了。”桑珠笑眯眯地看向她们的娘亲，说，“对不对，娘亲？”

“嗯！”洛云失笑地点了点头，挑起窗帘望向队伍前那个威武挺立的背影，忽然叹息道，“可惜你们都是女孩子，要不长大了也可以像你们的爹爹一样，做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女孩子就不可以做将军吗？”桑珏歪着脑袋，好像非常失望的样子。

“骑马打仗、保家卫国那都是男人们的事情！”洛云摸了摸她的小脸笑着说道，“女孩子啊，就该乖乖地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桑珏皱着眉头，思索着娘亲的话，半天没再发出声音。

马车不知何时停了下来。车外隐约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不一会儿，车帘便被人从外面掀开了。

“可我想做将军！”

桑珏稚嫩的声音忽然响起，车内与车外的人同时怔住了。

“爹爹！”桑珠的叫声打破了空气中一刹那的僵滞。

洛云看了眼车外脸色惊讶的桑吉，重重地敲了下桑珏的脑袋说道：“这孩子，又在胡言乱语了！”说完，便将她拎出了马车。

穿过穹王府大门的时候，桑珏的眼睛始终都没有离开过门檐正上方雕刻的那只展翅冲天的大鹏鸟。

大鹏鸟又称为“穹”。城里的老人们说：“大鹏鸟展开双翅，宛如遮天的乌云；大鹏鸟扇一下翅膀，能激起海浪三千里；大鹏鸟乘着旋风狂飙盘旋向上，能飞出九万里。”



她一直觉得大鹏鸟是一种很神圣的鸟，每次经过穹王府门口，都会忍不住抬头盯着那只展翅欲飞的大鹏鸟看好久。

今日却是她第一次距离它如此之近，甚至能清晰地看到那只大鹏鸟身上雕刻的每根羽毛。她小小的心脏在胸膛里如鼓般怦怦地跳动。

娘亲说大鹏鸟是象雄帝国的王族象征，“象雄”即为大鹏鸟之地。

一名锦衣老仆态度恭敬地立在门口，行了礼后便领着桑吉一行往王府内走去。桑珏和桑珠由她们的娘亲洛云牵着，缓缓地跟在父亲身后。

走过宽敞的院落时，桑珏回头望向王府门口，一路随着他们而来的铁甲士兵们并没有跟进来，一行十人分两列，扶剑而立，候在门外。

锦衣老仆将桑吉一行领至一间精致的花厅之后，奉了茶便退了出去。老仆刚走，桑珏便从椅子上蹦了下来，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花厅里的陈设。她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间，上至屋梁门窗，下至红木桌椅全都雕刻着繁复的花纹，青灰色的地砖拼合得几乎看不出缝隙，像镜子一样光亮，更令她新奇的是屋子里的空气中还萦绕着一股好闻的沉香。

“珏儿，别乱动这里的東西！”洛云起身抓回凑在屋角的香炉旁摸来摸去的桑珏。

“一点儿规矩也没有，给我老实坐好。”

桑珏吐了吐舌头，重新爬到椅子上坐好，低下头偷偷对坐在边上的桑珠说：“姐姐，那个炉子里的东西很香哦！”

“那个就是香炉吧！”桑珠其实也很好奇，可却又不肯随便乱动。

“咱们家为什么不放个香炉，那味道好好闻哦！”

桑珏刻意压低声音，捂着嘴偷偷说话的模样看得桑吉笑出声来，“呵呵，香炉不稀奇，你们喜欢，日后咱新家里也放就是了！”

“真的吗？”桑珠兴奋地喊出声来。

“嗯。”桑吉点了点头，笑道，“你们喜欢什么香味随便你们挑，呵呵！”

听到桑吉的话，桑珏的眼睛里也绽放出晶亮的光芒，却沉默着看向他没出声。

“瞧你们高兴的，呵呵！”看到女儿开心的样子，洛云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禁卫的问候声。

桑吉和洛云连忙起身迎向门口，桑珠拉着桑珏也站了起来。

“哈哈哈，许久不见了，桑将军！”爽朗的笑声响起，一名身着玄色狐裘华袍、头戴翠玉羽冠的老者缓缓地踏进门来。

“微臣拜见王爷！”桑吉屈膝行礼。

洛云拉着一双女儿也盈盈下拜，“洛氏拜见王爷！”

“免礼！免礼！”老王爷上前一步扶起桑吉，连连笑道，“桑将军可是咱象雄的大英雄啊，都回到自个儿家了，可不要这么见外啊！”

“王爷过奖，微臣实不敢当！”桑吉起身，谦恭回礼。

“哈哈，好了，别客套了，坐下，快坐下！”老王爷满头华发，精神矍铄，笑容可掬。

他将目光一扫过在座数人，最后将目光停留在两个小女孩身上，笑道：“这两个小娃娃就是令爱吧！”

“回王爷，正是小女。”桑吉微点头，抬手招呼桑珠和桑珏两姐妹至跟前说道，“快去给王爷请安！”

桑珠连忙拉着一脸不情愿的桑珏，上前一步跪下行礼，“桑珠给王爷请安，王爷千岁！”

“好好好，真是乖巧，快起来，到本王跟前来，让本王好好瞧瞧！”老王爷笑呵呵地直点头，看着两个小娃娃甚是喜欢的模样。

“哎呀，瞧这两小娃娃一个比一个长得水灵，桑将军、桑夫人真是好福气啊！再过个几年，将军府的门槛怕是要给来登门求亲的名门公子哥们踩塌了啊，哈哈！”

“呵，王爷说笑了！”洛云含笑谦恭说道，“这两个丫头成天野惯了，不懂规矩，还望王爷见谅啊！”

“小孩子嘛，就应该活蹦乱跳的才好，呵呵！”老王爷笑着，忽地叹了口气道，“本王孤家寡人过了一辈子……这种福分想求都求不来啊！”

老王爷一席话说得桑吉和洛云都沉默了。天下皆知苏毗穹王桐柏乃是当今甬帝桐格同父异母的弟弟，当年与兄长爱上了同一名女子，也就是当今的王后，之后桐柏受封苏毗穹王离开上穹都城，如今年逾五旬，终未娶妻，无姬妾亦无子嗣。

短暂的沉默之后，老王爷又笑起来，拉过桑珏的小手说道：“小丫头，你干吗一直皱着眉头啊？”

洛云一惊，连忙站起身，却见桑吉微微摇了摇头，于是重又坐回椅子上，一脸担忧地看着小女儿，生怕她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嗯……”老王爷也皱起微白的眉毛，故作严肃地看着桑珏，“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

桑珏看了看他，学着他皱眉的表情，忽地咯咯笑了起来，开口道：“我叫桑珏。”

“桑珏，嗯……‘珏’者双玉合一也。”老王爷细细咀嚼着她的名字，缓缓问道，“这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她犹豫着看了眼桑吉，然后小声说道：“娘亲说，是……爹爹取的。”

“呵呵，一颗明珠，一块美玉。”老王爷颇为欣赏地笑起来，“明珠自是珍贵华美，美玉则尤为不凡哪！”

“桑珏啊，本王欲收你做义女，你可愿意啊？”老王爷刮了下桑珏小巧的鼻子，笑眯眯地望着她。

桑吉脸色微惊，没想到老王爷会突然想要收义女。洛云则是喜忧交集，喜的是小女儿颇得王爷喜爱，忧的则是唯恐小丫头会说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来惹怒了王爷。

洛云正坐立不安时，忽闻桑珏问道：“义女可以做将军吗？”

老王爷闻言，微微抬眼望向桑吉，似笑非笑道：“桑将军的这个小女娃，志向不一般哪！”

洛云只觉得胸口一颤，忐忑不安地看着老王爷莫测的神情，不待桑吉开口，她急忙起身辩解道：“小女尚且年幼，胡言乱语的话，王爷莫要当真！”

“哈哈哈……”老王爷笑起来，将目光收回来对着桑珏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只要你想！”

“真的吗？”桑珏漂亮的眸子里腾起了如星辰般耀眼的光芒。

“嗯！”老王爷摸着她的头微笑着说道，“桑珏啊，你要记住，人生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只要你想，你就可以飞得很高很高。”

听老王爷对一个五岁的孩子说出这样深远的一番话，洛云早已目瞪口呆，而桑吉的脸色却越来越凝重。

桑珏低头思索了半晌，问道：“像大鹏鸟一样吗？”

老王爷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却没有回答。

四 冰玉少年

五岁的桑珏只知道自己新认的义父说她可以做将军便已欢欣雀跃，浑然不觉她自己的命运将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王爷命侍女领着她与桑珠到王府的后花园玩耍，大人们有些要谈的话自然与小孩子们无关，她们也乐得不用拘束地坐在椅子上。

“你数到三十，然后来抓我们哦！”桑珏一脸天真地对着蹲在地上的侍女说着，然后用一块锦帕蒙上了侍女的眼睛。

侍女点了点头，开始数数道：“一，二，三……”

“不许偷看哦！”

桑珏冲桑珠扮了个鬼脸，两人捂着嘴偷笑，然后很有默契地一同往花园外跑去。

侍女乖乖地蹲在地上数着数，她看着两个小丫头长得一副乖巧的模样，以为她们也只是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样玩玩捉迷藏，不会到处乱跑，可她偏偏看走了眼，桑珏可不是一般的孩子。

桑珏拉着桑珠径直往花园后面的那座不起眼的院落跑去。刚刚经过花园外的回廊时，她已经发现那座院子了。王府里大大小小的院落皆是一色的红墙绿瓦，唯独那一座院落是朴素的白墙青瓦，掩映在四季常青的松柏林中，独显一派悠然绝尘的味道，

而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柏在下穹地区是十分罕见的。小孩子天性的好奇立即让她对那座院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排排笔直的松柏如沉默的卫士守护着小小的院落。两个小女孩轻手轻脚地踏着九级青石台阶而上，对视一眼便推开了那扇雕刻着精美暗纹的木门。

门后是一个小巧整洁的院落，淡淡的清香若有似无的飘浮在空气中。院落正中间的空地上摆放着一方石桌和四只石凳，桌上有一套精致的紫砂茶具。一间很普通的青石屋坐落在院子的东边，门窗紧闭。西边则有一个丈余见方的水池，那丝若有似无的清雅幽香便是从那个方向飘来。

桑珠走向石桌欣赏着那套精致的茶具，而桑珏则被丝丝缕缕的清香吸引着走向水池。

鹅卵石铺砌的水池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水深不过膝，清澈见底，几尾红黑相间的小鱼悠闲自在地在池子里游荡，令她惊奇的是池子中间的水面上竟然盛开着一朵洁白如玉的睡莲。二月的苏毗城积雪还未融尽，这个时节应该是看不见睡莲开放的。

桑珏蹲在池边，稀奇地打量着那朵反季盛开的莲花，凑近了水面，忽然发现池水竟然微微冒着热气。她将手伸到池子里，池水温暖轻柔，细看之下才发现池底有一个不起眼的泉眼，这池水原来是温泉水。

“姐姐，快来啊，这是温泉哦！”桑珏兴奋地呼喊着，想要跟桑珠一起分享她的惊喜。

就在这时，院子东边那间屋子的门突然打开了。

一袭白衣胜雪的少年缓缓地从屋内走出来。轻风拂过，如墨黑发翩然若舞，衬得那一袭白衣恍若仙人。

桑珠猛然转身望见那个少年，忽地呆住了。

这屋里居然住着人！桑珏愣了一下，突然站起来跑到呆愣的桑珠身边，抓住她的手就往院门口跑，可才跑了两步她们便突然停了下来。前一秒还站在屋门口的那个白衣少年竟然一眨眼间便挡在了她们的前面，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桑珏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少年。突然这么近距离地看清他的脸，她发现他长得真好看，面如温玉，唇红齿白，那张脸比她见过的任何一个女人的脸都要出色。这个世界上居然有男人长得比女人还要美！不过，那张脸美是美，却美得令她觉得格外冷清，脸上的表情孤傲、疏离、漠然，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无法令那张脸有一丝一毫的波动。

“谁准你们进来的？”他开口，声音很轻很轻，没有一丝波澜，如风吹过冰面。

桑珏感觉到姐姐桑珠的手在微微战抖。她抬起头勇敢地迎向少年冰冷的目光，镇定地说道：“没人让我们进来，我们是自己偷跑进来的。”

“珏儿！”桑珠突然惊呼一声，紧紧地将她搂在身前，怯怯地抬眸望向少年俊美却冷漠的脸，惶恐不安中又隐隐夹杂着一丝小女儿的羞涩。